

台灣雜誌創刊號《前衛》

王雅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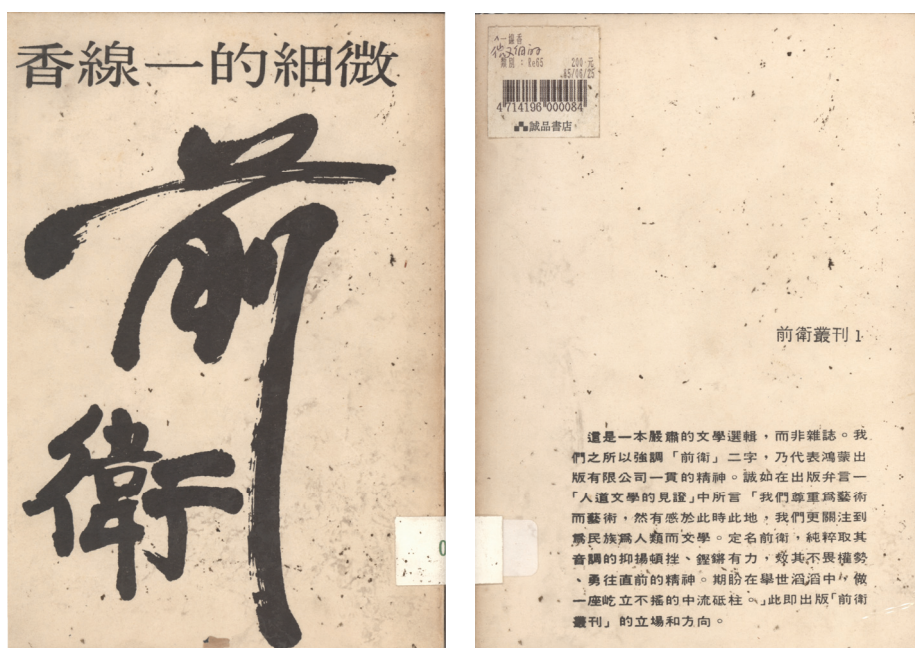
館藏《前衛》叢刊創刊號目前收藏於東海大學圖書館閉架管理之善本書室，由圖資處典藏、維護與管理。刊物規格為長 20.3 公分、寬 14.5 公分，直式右翻。《前衛》叢刊於 1978 年 05 月 04 日創刊。發行人是張恆豪，主編為張德本、許素蘭，陳國誠（舞鶴）則任社長。創刊號封底刊著：「這是一本嚴肅的文學選輯，而非雜誌。我們之所以強調『前衛』二字，乃代表鴻蒙出版有限公司一貫的精神。」

誠如張恆豪在本刊的首篇〈人道文學的見證—「前衛」的方向和立場〉一文中提到：「然有感於此時此地，我們在體認為藝術而藝術之外，更關注到為民族為人類而文學。」、「反對將文學當做附庸，將文學當做國家改革的工具」。至於將刊物定名為「前衛」，「乃在肯定它的精神，而非蹈襲它的內容。我們深知在台灣曾有人辦過『前衛』，而之所以仍沿用這一命義，全然是出於一種固執的喜愛。」、「純粹取其音調的抑揚頓挫、鏗鏘有力，效其不畏權勢、勇往直前的精神。」本刊物鼓勵文學創作，企圖以作品來闡述前衛的立場，以作品來強調前衛的方向。所以收錄以小說、詩、散文之外，亦著眼於論評之文以及戲劇創作，讓文學的香火愈傳愈盛。1979 年 3 月由於經費不足，加上銷路不佳，一份難得的文學叢刊就此停刊。

封面

《前衛》叢刊創刊號封面題有「前衛」刊名二字，封面最上方另刊有由右至左一行字「微細的一線香」，此為當期刊載內容之一的陳鏡花小說作品篇名。封面並無其他任何發刊日期等資訊。

* 東海大學圖書暨資訊處處本部組員。



《前衛》創刊號封面(左)、封底(右)

目次

《前衛》叢刊創刊號目錄有直式編排，亦有由右至左橫式編排。本期刊登除了發行人的發刊辭外，另刊有文學研究、戲劇評論、電影評論、小說、詩、散文等創作文章。目次內容如下：

- | | | |
|-----|----|---------------|
| 陳鏡花 | 5 | 微細的一線香（小說） |
| 鳳千蝶 | 25 | 阿宗，爸爸帶你回家（小說） |
| 吳達芸 | 37 | 事件（小說） |
| 呂興昌 | 50 | 疊景（小說） |
| 張恒豪 | 68 | 運鏡（詩） |
| 李元貞 | 71 | 城之張望（詩） |
| 王麗華 | 73 | 只要一株鳳凰（詩） |
| 高大鵬 | 76 | 雅歌（詩） |
| 陳瘦桐 | 78 | 琴想（詩） |
| 朱啓華 | 79 | 三月煙絲（詩） |
| 張德本 | 80 | 西拉雅（詩） |

- 趙 雲 85 普羅米修斯的困惑（散文）
 軒轅樵 91 歸鄉（散文）
 許素蘭 97 鏡子（散文）
 袁瓊瓊 103 紅塵（散文）
- 張恒豪 1 人道文學的見證－「前衛」的方向和立場
 林依潔 106 下一件差事（作家專訪）－陳映真的再出發
 張良澤 123 中國文學中的希望與絕望（譯述）
 夏裕國 136 中國近代情詩聖手－張謇（文學研究）
 陳怡良 147 論陶淵明的思想結構（文學研究）
 胡紅波 167 論歌謠的雙關義（文學研究）
 黃美序 186 以「玻璃動物園」為例略談導演藝術（戲劇研究）
 顧小君 201 關於陳詮「野玫瑰」
 陳 詮 202 野玫瑰（劇本）
 陳國城 252 小論 N·F·辛普遜（戲劇評論）
 陳國城 258 玳瑁（翻譯劇本）
 鄧岡芬 288 回家·一翦梅（樂曲創作）
 吳統雄 290 不用槍的戰爭（電影劇本）

張恒豪	1	人道文學的見證	「前衛」的方向和立場
林依潔	106	下一件差事	（作家專訪）陳映真的再出發
張良澤	123	中國文學中的希望與絕望	（譯述）
夏裕國	136	中國近代情詩聖手	張謇（文學研究）
陳怡良	147	論陶淵明的思想結構	（文學研究）
胡紅波	167	論歌謠的雙關義	（文學研究）
黃美序	186	以「玻璃動物園」為例略談導演藝術	（戲劇研究）
顧小君	201	關於陳詮「野玫瑰」	
陳 詮	202	野玫瑰	（劇本）
陳國城	252	小論 N·F·辛普遜	（戲劇評論）
陳國城	258	玳瑁	（翻譯劇本）
鄧岡芬	288	回家·一翦梅	（樂曲創作）
吳統雄	290	不用槍的戰爭	（電影劇本）
趙雲	85	普羅米修斯的困惑	（散文）
軒轅樵	91	歸鄉	（散文）
許素蘭	97	鏡子	（散文）
袁瓊瓊	103	紅塵	（散文）

《前衛》創刊號目錄

發刊辭

本期刊物並無特別加註創刊辭的文章，但第一篇為發行人張恆豪對於此刊物的發行方向與立場為文，可視為本刊物的發刊辭。

張恆豪

人道文學的見證—「前衛」的方向和立場

我們尊重為藝術而藝術。我們體認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是天地相容、萬物並作的自然之道。一個豐富的文學王國，必是兼容並蓄、相輔相成的景況，也必是百家齊鳴、眾妍競放的盛境。然，從文學的史觀，我們更悟解到古今中外的文學進化，在流變中無不有其隱然的趨勢，它既呈波浪式的演變，復呈循環式的進化。誠如袁宏道在序袁小修集曰：「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是以，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種環境有一種環境的創作，不同的種族有不同的文學特徵，特殊時空的作家有其獨特的見解和立場，這是時代、環境和種族使然也。

譬如：在歐洲近代的文藝思潮，浪漫主義本來是針對古典主義的服從權威因襲規律的擬古作風所起的反動；自然主義雖承繼浪漫主義，但由於受到科學和唯物哲學的影響，又是針對浪漫主義的唯美理想、主觀奔放所起的反動，而尋求一種客觀實驗的、冷智寫實的自我解放。再如中國明代之文學思想的演變，前七子的領袖李夢陽是針對臺閣體詩文的雍容有餘、生氣殊乏而起的反動，提倡復古，以期振衰起蔽，重顯古文詩歌的風采；而公安派起，又是針對高啓、林鴻、高棅、袁凱和前後七子那種「文崇秦漢、詩必盛唐」的句摹字襲、缺乏創新的擬古主義所起的反動，主張自我創造，獨抒性靈；等到竟陵派起，彼輩雖不脫「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看法，但又是針對公安派有時所流露的輕佻調笑所起的反動，而濟之以幽深孤峭。

可見「別代有風騷，異時有獨標」，時代、環境和種族，是促成文學流變的背景。一個作家無論是內省底從思惟上觀照，或是外向底從經驗上出發，他若能忠實於自我體驗和社會經驗，緊緊地抓住特殊時空的個人性或民族性，他也就能從一己的情感和思想，契入於人類所共通的情感和思想，無形中，他的作品也就掌握到文學的普遍性和永恆性。徵諸

史乘，兵車行、麗人行、三吏三別如此，紅樓夢如此，哈姆雷特如此，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戰爭與和平莫不如此。

是故，有感於此時此地，我們在體認爲藝術而藝術之外，更關注到爲民族爲人類而文學。我們以爲文學的本質，不僅具有藝術性，而且亦蘊藏文化性，它有嚴密的美學結構，復有精深的思想內涵。它是人類精神活動的紀錄，從其內容和主題意識，不難窺察到文學的文化性。基於此，可以這麼說：祇有文學才能精確地掌握人類文化的重心，也祇有文學，才能具體地呈現人類文化的核心。一個文學家未必是一個思想家，但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往往也是一個傑出的思想家。艾略特曾說過：「一部作品是否爲文學，誠然全靠文學的標準來決定，但一部作品的偉大與否，則不能單靠文學標準來決定」，我們同意這一看法。

世局波盪，國難當前。當新思想、新文化與舊道德舊秩序相逆相攪之際；當科技文明和工商潮流，帶來個人價值淪落人文精神危機之際；當中國仍在憂患的風雨中，爲尋求和平統一、爲建立一個現代化的中國掙扎前進之際；我們以爲此時此地的文學創作，應該不是什麼吟風弄月、怡情養性的消遣，也並非什麼遺世獨立、不知魏晉的規避。「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或許罪不在她，事實上歡場中的女子，狎客交歡之間，大概也祇能唱臨春樂、玉樹後庭花之類的曲子，但問題出在她不知亡國恨，不知前代的滅亡，實由此樂，這就未免令人低迴。「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這不僅是少陵的遠眺，也是天寶年間君臣縱酒狂歡、通宵作樂之背後的隱憂；「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既是少陵悲天憫人的宏願，何嘗不是天寶社會「朱門酒肉臭、路有凍屍骨」大多數老百姓的殷殷盼望？

是以，我們認爲文學是歷史的見證，是時代的預言，是人類心聲的反映，是超越時空種族的人文經驗的分享與同擔，是種發軔於個性與民族性的人道藝術。我們贊同某些先知先覺的文評家的論見，嚴然地反對那些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鄉愿文學，而極力鼓吹一種感時憂國、敬天懷民的人道文學。提倡以社會寫實的形式，來表現民族情感，表現中國人的希望與絕望，表現近百年來中華民族存亡繼絕、兵燹動亂、悲歡離

合、屢仆屢起的民族經驗。借如椽巨筆，揭露社會的真象，探索人性在扭曲與衝突中的本目與變貌，聲討那些缺乏真忱的創作意識，反抗虛偽、敗德、不平等、非人道、假民主的生活方式，為苦難的中國指出一條民族所仰望、所追尋、所奮鬥的途徑，為宇世的人類創現一抹更安祥、更寧謐、更健康的遠景。就小者而言，冀望承繼五四以來的「個性主義」(依蔣夢麟在「新潮」的解釋)，以文學表現個性，尋求個人人格的自覺，鍛鍊自我尊嚴的屹立，如同胡適所說的「用自覺的改革來替代盲動的所謂『革命』」；就大者而言，冀望承繼五四以來的「自然主義」(依蔣夢麟在「新潮」的解釋)，以文學來關懷民生，積極地投入社會參與的意識，以伸張正義，維護人權，改革社會，對外擺脫資本主義的軍事或經濟侵略，對內剷除封建腐化的思想餘孽，尋求民族的自決自強，建立一個自由博愛、富強康樂的中國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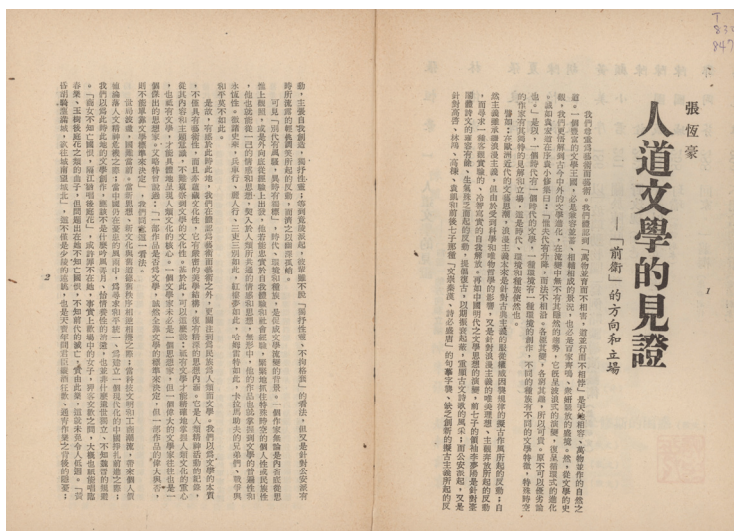
但嚴正地聲明：我們反對將文學當做附庸，將文學當做國家改革的工具，因為文學自有文學的領域，自有文學活活潑潑的性靈，自有文學凌躍於古今歷史、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生命。是以，我們無法苟同辛克萊的「一切藝術都是宣傳」的說法。文學在於洗滌人類的情感，引動人類的理智和意志，以啟發人性的良知，在不平憤怒中，讓我們深思遠慮，發憤圖強，而一步步地臻於寧靜致遠之途。絕非煽情鼓動，挑撥是非，專以激發人們分化與破壞為能事，當然更不是平淡無味、落入言詮的說教與載道。因此，一個操觚的筆耕者必須於文學的藝術性和文化性中做一調配，必須於作家的胸襟和作品的境界中做一超越。為什麼肉蒲團、九尾龜是煽情挑慾的色情作品，而金瓶梅、紅樓夢卻是充滿社會意識的人道文學？為什麼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高爾斯華綏的正義、王爾德的獄中記和契訶夫的六號病房都是不朽的世界文學，且能間接或直接地促使社會中的非人制度獲得改善，而撒莫比特尼克、馬林霍夫之類的東西，祇能算是一些充滿社會主義的普羅「文學」？職是，再三強調一句：我們不是在自隘創作的模式，而是在強調我們的文學立場——那絕不是悲慘的、破壞的、或毀滅的，乃是一種入世的、冷智的、建設的、和平的文學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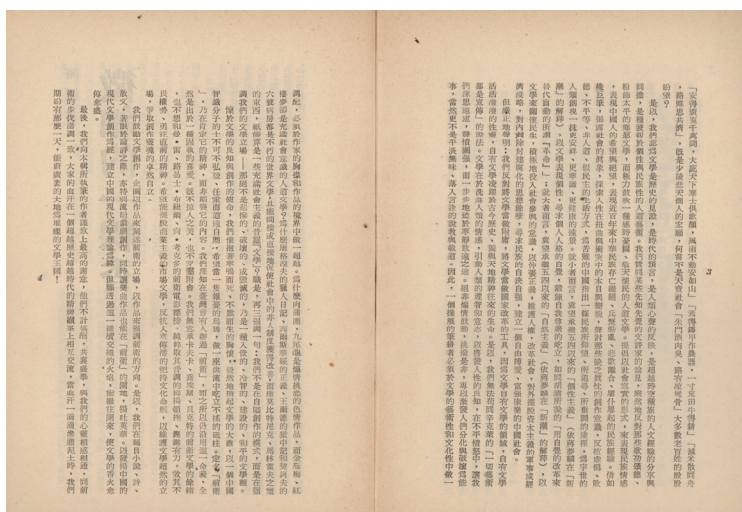
懷於文學的良知與創作的使命，我們懷抱著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

胸懷，毅然地揹起文學的大囊，以一個中國智識分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自期，希望當一隻報憂的烏鴉，做一座洪流中屹立不搖的砥柱。定名「前衛」，乃在肯定它的精神，而非蹈襲它的內容。我們深知在臺灣曾有人辦過「前衛」，而之所以仍沿用這一命義，全然是出於一種固執的喜愛。既不掠人之美，也不穿鑿附會。我們無意承卡夫卡、喬埃斯、貝克特的前衛文學的餘緒，也不想和曼·雷、路易士·布紐爾、尚·考克多的前衛電影標榜，純粹取其音調的抑揚頓挫、鏗鏘有力，效其不畏權勢、勇往直前的精神。希望能擺脫商業主義的市場文學，反抗大眾傳播的把持文化命脈，以維護文學超然的立場，爭取創作靈魂的卓然自立。

我們鼓勵文學創作，企圖以作品來闡述前衛的立場，以作品來強調前衛的方向。是以，我們在矚目小說、詩、散文，著眼於論評之際，亦特別流盼戲劇創作，同時讓樂曲作品也能在「前衛」的園地，揚吐英華。以發揚中國的現代文學創作為經，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理論為緯。但願透過這一縱橫交織的火焰，能繼往開來，使文學的香火愈傳愈盛。

最後，我們向本輯所執筆的作者謹致上最高的謝意，他們不計稿酬，共襄盛舉，與我們的心靈相感相通，同前衛的步伐諧調一致，大家的血汗在一個超越歷史超越時代的精神巔峯上相互交流，當血汗一滴滴滲進泥土時，我們期盼有那麼一天，能蔚廣袤的大地為璀璨的文學王國！





《前衛》創刊號發刊辭

稿約

本期並無相關稿約資訊。

版權資訊

版權頁內容刊登於本刊物之最後頁，由右至左直書編排，出版顧問為尉素秋、主編張德本與許素蘭、社長陳國城以及發行人為張恆豪，其他資訊如下：

微細的一線香

前衛文學叢刊第一輯

出版顧問：尉素秋

主 編：張德本

許素蘭

社 長：陳國城

發行人：張恆豪

出版者：鴻蒙文學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江路 293 號 501 室

電話：五八一八七四八・五七一四九九一

郵撥：一一三三八一鴻蒙文學出版有限公司

總經銷：故鄉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東路 2 段 96 巷 12-2 號（2 樓）

電話：七〇七三八九三・七〇五七八八一

郵撥：一〇六四七六許長仁帳戶

編輯部：臺南郵政七五一信箱

印刷者：大明印刷局

臺南市安平路 81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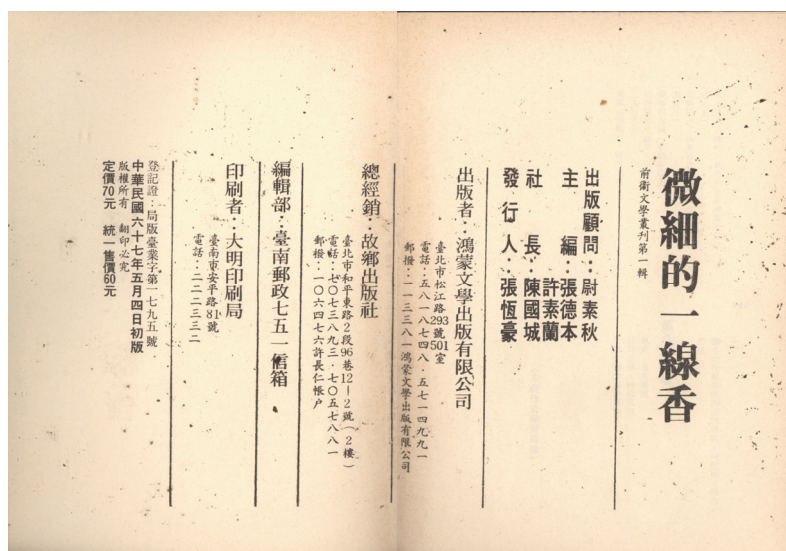
電話：二二二三三二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九五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四日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 70 元 統一售價 60 元



版權資訊